



大卫·米切尔

九号梦

number 9 dream  
David Mitchell 大卫·米切尔

David Mitchell  
number 9 dream

# 九号梦

[英] 大卫·米切尔 著 唐江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号梦 / (英) 米切尔著; 唐江译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8  
ISBN 978-7-5321-4969-8

I. ①九… II. ①米… ②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 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6928 号

**NUMBER9DREAM by DAVID MITCHELL**

**Copyright: © 2001 BY DAVID MITCHELL**

**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**

**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**

**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**

**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**

**All rights reserved.**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09-229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曹 晴
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### 九号梦

[英] 大卫·米切尔 著

唐江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625 字数 291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69-8/I · 3898 定价: 3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献给惠子

## 致谢

感谢乔卡斯特·布朗利、A. S. 拜厄特、埃玛·加曼、詹姆斯·霍夫曼、简·蒙蒂菲奥里、劳伦斯·诺福克、伊恩·佩特恩、阿拉斯代尔·奥利弗、乔纳森·佩格、迈克·肖、卡萝尔·韦尔奇、伊恩·威利、吉田博昭。

感谢德山市回天纪念馆的小川宣馆长，提供回天鱼雷及其驾驶员的相关珍贵资料。有关技术资料，笔者还参考了理查德·奥尼尔所著《敢死队》一书（火蜥蜴图书公司 1999 年版）。凡有讹误，责任均在笔者本人。

忘却现实远比舍弃梦想简单得多。

—唐·德里罗《美国志》

## 目录

一	□ 潘诺提康	1
二	❖ 失物招领处	42
三	☞ 电子游戏	96
四	☯ 填筑地	153
五	♁ 故事研究	205
六	♁ 回天	272
七	♠ 牌戏	327
八	♣ 山的语言是雨	382
九		423

## 一 潘诺提康<sup>①</sup>



“事情很简单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你原先也知道：三宅咏尔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三宅咏尔。咱们都是忙人，加藤小姐，寒暄客套之类的，不如就免了吧。我来东京找我父亲。你知道他的名字，也知道他的住址。这两样，你都得给我。快点。”或是与此类似的说辞。乳脂星群在我的咖啡杯里弥散开来，叽叽喳喳的背景音渐趋明晰。我来东京的第一天上午，就已经抢得了先机。午餐时分的笑声，星期五的密谋策划，杯碟的丁零当啷，回荡在“朱庇特<sup>②</sup>”咖啡馆里。男苦力冲着手机大呼小叫。女苦力抬高低沉的嗓门，让声音听起来更显娇柔。空气中弥漫着咖啡、海鲜三明治、洗涤剂、蒸汽的气息。我能看到对街潘诺提康的大门。这幢锆石般闪亮的哥特式摩天楼，真可谓一大景观。它顶部的楼层云遮雾罩。在这块密密匝匝的罩子下面，东京蒸腾着湿度百分之八十六、温度三十四摄氏度的潮热气息。这是一台大型松下显示屏报出的数字。东京跟你贴得太紧，它的面貌，你未必总能看清。远景已经不复存在。牙医诊所、幼儿园、舞蹈教室、所有一切，都悬在头顶上

---

① PanOpticon，即圆形监狱，是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一种监狱设计理念，将囚犯们安排在绕成一圈的牢房中，看守隐蔽在被这些牢房包围的中心塔内。这一理念后成为监控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的隐喻。

② 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，天界的主宰。



空。就连公路和人行道，都被乌黑的柱子高高撑起。一如将水排空的威尼斯。高楼的玻璃幕墙映照出一架架攀升的飞机。以前我总觉得鹿儿岛很大，可新宿随便哪条巷子都能把你转晕。我点上一支烟——清凉<sup>①</sup>，排在我前面的摩托车手选的就是这个牌子——望着青梅街道和北街交叉路口那儿的往来过客和车水马龙。穿细条纹西装的苦力，穿了唇环的发型师，中午就已经喝醉的酒鬼，被孩子拖累的家庭主妇。没有一个人在原地驻足停留。河流、暴风雪、车流、字节、不同世代的人，呈现出瞬息万变的光景。屋久岛的光景倒是许久不变。所有这些都随身携带着标有“父母”字样的一箱箱回忆。美妙的镜头，拙劣的镜头，可怕的画像，柔和的图景，模糊的视角，刮花的底片——都无所谓，他们心里清楚，是谁把他们接引到了这个人世。加藤明子，我正在恭候你的大驾光临。“朱庇特”咖啡馆是距离潘诺提康最近的午餐场所。要是你肯过来享用三明治和咖啡，事情就会简单得多。我会把你认出来，作一番自我介绍，说服你相信自然正义<sup>②</sup>在我这边。要把白日梦变成现实，这种事往往怎样？我叹了口气。难称顺利，亦非寻常。要想得偿所愿，我只能向你的堡垒发动猛攻。不妙，像潘诺提康这样的巨型建筑，或许另有其他出口，或许楼内自设餐厅。也许今时今日的你，俨然已是女王，自有奴仆为你送上餐点。又是谁说，你还用得着吃午饭？或许早餐吃一颗人心，就足以让你坚持到晚餐时分。我把手中的清凉埋葬在它众位前辈的遗骸之中，决心喝完这杯咖啡，就结束这场监视。我这就去会一会你，加藤明子。“朱庇特”咖啡馆有三名女招待。发号施令的那位，性情乖戾，仿佛用满腹愁苦毒杀亲夫的皇族遗孀，还有一个嗓门就像驴叫，第三个背对着我，但她的脖颈生得再完美不过。遗孀正在给驴子讲，她的发型师最近那场失败的婚姻。“要是他老婆不能满足他的那些幻想，他就把她甩掉。”脖颈完美无瑕的女招待在水槽旁服无期徒刑。

---

① 日本香烟品牌。

② 对人生来便平等享有的权利的尊重和肯定，以及对这种权利天然的保护。

是遗孀和驴子有意冷落她，还是她有意冷落她俩？一层又一层，潘诺提康渐渐隐去形迹——云雾落到了十八层。一会儿工夫没留意，雾气就沉降了不少。我在一张餐巾纸上演算出自己活过的天数——七千两百九十天，其中包含四个闰年<sup>①</sup>。时钟显示差五分一点，苦力们纷纷从“朱庇特”咖啡馆抽身离去。我估计，他们生怕自己在一点，还没赶回日光灯照明的格子间，若是那样，就会在公司重组中，被扫地出门吧。我的咖啡杯已经空了，滔滔不绝的废话就像护城河一般，环绕在它的周围。好吧。等时针指向一点，我就向潘诺提康挺进。我承认自己紧张。紧张点儿好。去年，有个自卫队的征兵官到我们高中，讲过这样的话：没有哪支作战部队，愿意接收没有恐惧感的士兵——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士兵上了战场，用不了五分钟，就会害死一个排的人。好士兵能掌控和运用他的恐惧，让自己的感官保持敏锐。再来杯咖啡？不了。再来支清凉，好让我的感官保持敏锐。

时钟走到了一点半——大限已过。烟灰缸已满。我晃晃烟盒——只剩最后一支了。云雾降到了潘诺提康的九层。加藤明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，凝望着窗外的雾气。她能否像我感觉到她那样，感觉到我的存在？她是否看出，今天正是那种改变人生的大日子？我再抽最最后一支烟，然后就赶在“紧张”变成“瘫软”之前发起进攻。我来“朱庇特”咖啡馆的时候，有个老爷子已经在店里了。他一刻不停地玩着 vid-boy 游戏机。他的长相，跟我学校课本里的老子一模一样——秃顶，怪里怪气，长须飘飘。其他顾客进店点餐，没几分钟，就吃光喝净，抬腿走人。可谓争分夺秒。老子却稳若磐石。女招待们准以为，我女朋友放我鸽子，或者我是伺机尾随她们回家的变态。背景音乐版的《想象》<sup>②</sup>响了起来，把约翰·列侬从墓中骇然惊醒。拙劣得教人不敢相信。录

---

① 亦即还差十余天满二十岁。

② *Imagine*, 约翰·列侬的名曲之一。

下这鬼玩意儿的背叛分子自己，怕也对它深恶痛绝。两名孕妇走进店里，点了冰镇柠檬茶。老子狂咳一气，拿衬衣袖子抹去了 vidboy 屏幕上的痕迹。我把烟深深吸入，从鼻孔徐徐送出。得来一场浩大的洪水，才能把东京的污垢涤荡一空。到时，贡多拉船夫会一边弹奏曼陀林，一边撑船前往银座。“跟你说吧，”遗孀继续跟驴子说，“他老婆尽是些贪得无厌、装腔作势的小贱人，她们落得那般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可得找个意中人跟你一模一样的丈夫才好。”我啜吸着咖啡里的泡沫。杯口有口红的印迹。我可以就此提出诉讼，说我吸吮杯子的这个部位，无异于跟陌生人接吻。这会让我吻过的女孩数量增加到三名，不过还是低于国民平均水平。我环顾着“朱庇特”咖啡馆，寻找潜在的接吻对象，最后选中了那名女招待，她的脖颈透出活力和机敏，犹如月光下的中提琴。一绺头发松垂下来，摩擦着她的后颈，令人心痒难耐。我拿杯子上近乎紫红的粉色，跟她的粉色口红作了比对。间接证据，压根儿不足为凭。谁知道这只杯子洗过多少遍，让唇膏的原子和陶瓷的分子融合到了一起？再说像她那样干练的东京人，仰慕者想必不乏其人，他们的名单足以装满一部袖珍计算机。案件驳回。老子冲他的 vidboy 大声怒吼：“该死、该死、该死的人造人。每次都这么该死。”我饮尽杯中残物，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。是时候去找我的生身父亲了。



潘诺提康的门厅——巨大中空，宛如石头鲸鱼的腹腔——把我整个儿吞了进去。地垫上的箭头感应着我的脚步，指引我走向空无一人的接待前台。一扇门在我身后“嘶嘶”关闭，密封起地穴般的黑暗。一束检测光对我从头到脚作了扫描，扫过我名牌上的条码时，发出“啵”的响声。一盏棕黄色的射灯亮了起来，我的映象回望着我。我看起来蛮像那么回事：工作服、棒球帽、工具箱，还有带夹子的写字板。我面前的

屏幕上，闪现出一位冰美人的身影。她的美貌匀净无瑕。“安检”字样在她的翻领徽章上闪闪发亮。“说出你的名字，”她用歌吟般的语调说，“和来意。”我想知道她有几分是人。如今是电脑拟人化和真人电脑化的时代。我扮起被唬住的乡巴佬。“下午好。我叫曾我部仑，是‘金鱼伙伴’。”

她皱起眉头。好极了。她是真人。“金鱼伙伴？”

“没看过我们的广告吗，女士？”我唱起一支广告歌。“我们的鱼类朋友，我们来照料哟——”

“你为何申请进入潘诺提康？”

我佯装迷惑。“我来给大杉和小杉的鱼缸做维护，女士。”

“大杉和坊杉。”

我核对了一下写字板。“是它，没错。”

“我在你的工具箱里，扫描到一些奇怪的物品。”

“刚进口的德国货，女士。请允许我介绍离子氟碳颗粒注射器——您肯定知道，氢离子浓度指数<sup>①</sup>的稳定性，对营造优质水族环境有多重要吧？就我们所知，我们是国内首家将这种神奇小玩意儿投入使用的水族服务商。或许我可以作一番简要的——”

“把右手放在出入检测扫描仪上，曾我部先生。”

“希望会让你满意。”

“你那是左手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既短暂又漫长的一刻过后，绿色的“确认”字样闪烁起来。

“你的通行代码是？”

她还真够警惕。我用力揉了揉眼睛。“我看看啊：313-636-969。”

冰美人的目光闪烁不定。“你的通行代码有效。”这就对了。为了拿到这九个数，我向东京技艺最高超的独立黑客支付了一笔巨款。“期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 pH 值。

限是7月。我必须提醒你,我们现在过的是8月。”

小气差劲的狗屁黑客。“啊,真是怪了。”我抓挠着胯部,为自己多争取片刻时间。“给我这个通行代码的是——”郁闷地瞟一眼写字板——“加藤明子小姐。大杉和小杉的合伙人律师。”

“坊杉。”

“管它什么杉呢。哎呀。我的通行代码无效的话,我就不能顺顺当地进去了,对吧?真遗憾呢。等加藤小姐想弄明白,她那些无比珍贵的冲绳银棘鱼,怎么会因为排泄物中毒死掉的时候,我可以跟她提一提你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?”

冰美人板起了脸。热心人就是好糊弄。“重新核对好你的通行代码,明天再来。”

我摇头拒绝,大发雷霆。“没门儿!你知道我要负责的鱼有多少吗?要是换作以前,我们还有的商量,可自从店里实行全面质量管理,我们每小时的工作,都得按时间表来。爽约一次,我们的鱼类朋友就会变成磷质饲料<sup>①</sup>。就连我站在这儿,跟你为鸡毛蒜皮争执不下的工夫,我手头就有市政厅的九十条神仙鱼,面临缺氧窒息的危险。你可别不高兴,女士,我一定得知道你的名字,好填写我们的法律责任免除表。”我装模作样地摆出提笔等待的架势。

冰美人迟疑不决。

我的态度缓和下来。“要不,给加藤小姐的秘书打个电话?她会确认我预约过。”

“我已经打了。”这下我担心起来。要是我找的黑客把我的假身份也搞错,我就只能任人宰割了。“不过你预约的时间好像是明天。”

“对。太对了。我预约的时间是明天。可昨晚渔业部发布了全行业范围的警报。有种银棘鱼传染病,呃,伊波拉病毒,从一批染病的台湾鱼身上传播入境。它能顺着通风管道传播,寄居在鱼鳃,而且……看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鱼会完蛋,被收走加工成饲料。

起来怪恶心的。鱼的身子真的会越胀越大，直到爆出内脏为止。专家正在研究治疗方案，不过我私下跟你说——”

冰美人崩溃了。“追加批准两小时的通行许可。由接待前台前往涡轮电梯。不要离开感应式地面箭头，以免触响警报，遭到非法闯入的指控。电梯会自动前往八十一层的大杉和坊杉。”

“第八十一层，曾我部先生，”电梯播送道，“期待再次为您服务。”电梯门外，简直是一片盆栽和蕨类汇成的雨林。好多部电话在响，就像百鸟争鸣的鸟舍。乌木办公桌后面，一名年轻女子摘下眼镜，放下喷壶。“安检员说，来的是曾我部先生。”

“让我猜猜！和代，和代，我猜得对吗？”

“对，可是——”

“难怪阿仑说你是他的潘诺提康天使！”

接待员没被唬住。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阿仑的徒弟！让治。你可别说，他从没说起过我！我平时负责原宿那一带，不过这个月，他的新宿客户也由我接手，因为他得了，呃，生殖器疟疾<sup>①</sup>。”

她脸色大变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阿仑没说过吗？也是，谁能怪他呢？老板原以为只是重感冒，所以阿仑才没从客户的预约登记簿上销掉他的名字……这事你知我知就行啦！”我小心陪着笑，东张西望，寻找监控探头。一个也没看到。我跪在地上，打开工具箱，用箱盖遮住她的视线，开始组装我的秘密武器。“进这儿来可真够折腾的，你知道嘛。什么人工智能！人工智障还差不多。加藤小姐的办公室就在这条走廊里面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不过你瞧，让治先生，我得给你做视网膜扫描。”

---

① 此处“生殖器疟疾”(genital malaria)实为“先天性疟疾”(congenital malaria)之误，而先天性疟疾实为新生儿疾病，主人公的医学知识险些露出马脚。

“会痒吗？”搞定。我合上工具箱，走近她的办公桌，双手背在身后，露出一脸傻笑。“我朝哪儿看？”

她把一台扫描仪朝我转过来。“往目镜里看。”

“和代。”我再次确认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人。“阿仑跟我说，那个，你知道——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什么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你有十一根脚趾？”

“我有十一根**什么**？”她低头看脚的一瞬间，我往她脖子上打了一支速效麻醉微粒，剂量足以迷翻整支部队。她扑倒在记事本上。我像詹姆斯·邦德那样，编了句诙谐的双关语，自娱自乐。

我在门上敲了三下。“金鱼伙伴，加藤小姐！”

一阵神秘的沉默。“进来。”

我确认了一下，走廊上没人看到我，于是闪身进屋。加藤明子真正的巢穴跟我想的差不多。格子花地毯。凸窗外面，阴云密布。满满一墙的老式档案柜。还有一面墙，挂的都是画，品位太高雅，让人消受不起。两张半月形沙发中间，摆着一只巨大的球形水族箱，大群冲绳银棘鱼出没在一座珊瑚宫殿和一艘沉没的战船之间。从我上次见到加藤明子，已经过了九年之久，她却一天都没变老，冷艳一如往昔。她在办公桌后面抬眼一瞥。“你不是平时那个鱼店伙计。”

我锁上门，把钥匙丢进兜里，枪也在里面。

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

“我根本不是鱼店伙计。”

她放下钢笔。“**见鬼**，那你——”

“事情很简单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你原先也知道：三宅咏尔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三宅咏尔。的确，多年不见了。你瞧，咱们都是忙人，加藤小姐，寒暄客套之类的，不如就免了吧。我来东京找我父亲。你知道他的名字，也知道他的住址。这两样，你都得给我。**快点。**”

加藤明子眨巴着眼睛，理清头绪，然后笑了起来。“三宅咏尔？”

“我没看出有什么好笑。”

“不是卢克·天行者<sup>①</sup>？也不是扎克斯·欧米茄<sup>②</sup>？你真以为就凭你可怜兮兮的说辞，就能把我镇住，让我俯首听命？‘海岛出身的少年以身犯险，寻找素未谋面的父亲。’你知道吗，海岛出身的少年一旦走出他们的幻想天地，就会怎样？”她佯装遗憾地摇了摇头。“就连我那些朋友，都说我是东京最恶毒的律师。你竟敢闯进来，想逼我交出客户的机密信息？**拜托！**”

“加藤小姐。”我掏出 7.65 毫米口径的沃瑟 PK<sup>③</sup>，帅气地一转，瞄准了她。“你有我父亲的档案，就在这个房间里。把它给我。**拜托。**”

她佯装愤怒。“你威胁我？”

我松开保险。“但愿只是威胁。把手举起来，让我能看到。”

“你打错算盘了，孩子。”她刚拿起电话，电话就炸开了花。子弹从防弹玻璃反弹回来，把一幅色彩浓艳的《向日葵》撕了条口子。那道裂缝让加藤明子的眼珠子都鼓了出来。“你这个野人！毁了我的梵高！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！”

“会比我以前付出的还要多，对吧。档案。快点。”

加藤明子叫嚣着：“警卫三十秒后就会赶到。”

“我看过你办公室的电子设计图。既防窃听，又能隔音。消息既传不进来，也传不出去。别装模作样了，快给我**档案。**”

“你原本可以过上多美满的生活啊，陪着你的舅舅和外婆，在屋久岛摘摘橘子。”

“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。”

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可是你瞧，你父亲有太多事，容不得半点

---

① Luke Skywalker, 美国科幻片《星球大战》中的少年主人公。

② 作者杜撰的一位超级英雄。

③ 应为沃瑟 PPK, 特工詹姆斯·邦德的经典用枪。



闪失。他跟贱女人生过野种——也就是你——的消息，要是走漏出去，会让高层人士感到难堪。所以我们达成了小小的保密协议。”

“所以说？”

“所以说，眼下你蛮干胡来，只会毁掉平静的局面。”

“啊。我明白了。如果我见到我父亲，你就没法勒索他了。”

“对还在到处寻找管用祛痘洗面奶的小鬼来说，‘勒索’这个字眼，可是会惹来官司的哟。给你父亲当律师，做事需要谨慎。听说过谨慎吗？这种品质能把正派市民跟持枪歹徒区分开来。”

“不拿到档案，我不会离开这间办公室。”

“那就要劳你久等了。我本想点些三明治，不过你把我的电话打烂了。”

我没工夫耗下去了。“好吧，好吧，也许我们可以用成年人的方式，好好商量一下。”我垂下枪口，加藤明子露出获胜的得意笑容。几管麻醉剂扎进了她的脖子。她仰面跌坐在椅子上，失去了知觉，仿佛沉入蓝色的深海。

速度意味着一切。我套取加藤明子的指模，贴在曾我部仑的指模上，登入她的电脑。她被我连人带椅推进了角落。这可不妙，我老觉得，她马上就要苏醒了。深层目录的电脑文档经过加密，不过我可以给档案柜解锁。用“三”检索“三宅”。我的名字出现在菜单上。双击。咏尔。双击。我听到令人欣慰的金属声“咔啦”，一只抽屉从墙面探出一半。我浏览着一只只纤薄的金属文件盒。三宅——咏尔——父亲身份。这只盒子金光闪闪。

“把它放下。”

加藤明子用脚踝带上门，平端着一把点440口径的祖瑞·孤鹰<sup>①</sup>，对准我的眉心。我哑口无言，望着依然瘫坐在椅子上的加藤明子。门

---

① 作者杜撰的一款枪械。